

崇川往事

通州、海门合用一个科举考场

□程太和

海门与南通合并(海门合并为南通市区的一个区)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明清时期,通州、海门即合用一个科举考场。

清代科举考试分四级进行:即院试(含县试、州试、府试);乡试,又称省试;会试(国家级考试),又称京试;殿试,又称廷试。南京的乡试贡院(江南贡院)是安徽、江苏两省合用的一个考场。安徽省有8府、5直隶州,所属州县56个。江苏省有8府(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3直隶州(太仓州、通州、海州)、2厅(扬中厅、海门厅)。2厅为新涨出的沙洲,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开发区。2厅均为省直隶,所属州县66个(“散州”下不设县,属府管辖。安徽亦同)。两省每次参加考试的生员约5000人以上。

通州、海门均为省直隶,但两地的科举考场均设在通州文庙(现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14号,1983年被列为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场内有考棚,棚内没有间隔(类似于现在的大教室)。内设长条桌和长条凳。清代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要“身家清白”。所谓“清白”,就是家庭不是“娼、优、隶、卒”之户。即:为娼的、唱戏的、衙门当差的、服务行业的“下役人”及其子孙都不得参加考试。其次是受过官刑、挨打屁股处分的,也不得参加考试。农工商家庭子弟要有籍贯。籍贯,本来是指一个人的祖居或者出生的地方,人皆有之。可是报考的籍贯要有三代(曾祖、祖父、父亲)姓名,如果是读过书考过“功名”或者做过官的就认为是有案可查的,称为有“籍贯”;如果没有考过“功名”,就是没有“籍贯”,要开籍。所谓“开籍”,其办法是找有“籍贯”的同姓人家认本家,或者继承其为后裔。这样通过“挂名”“挂籍”的方式就有“籍贯”了。也有人将此行为称为“冒籍”。“冒籍”当然是要花“银子”的。清代科举没有“政审”这一流程,而由廪生(院试被录取者称为庠生,或称生员,俗称秀才。生员中又分三种:最好的称为廪生,次为增生,新入学的称附生)出具书面保证,对某一考童保证无身家不清白或者冒名顶替等作弊行为。通海地区廪生每年可领国家俸粮200市斤。报考者冒籍与否只有廪生知道,外人不得而知。考试这一天,廪生亲引考生进场,再按照具体考试规定行事。

主持院试考试有一套专门人才。江苏省学政衙门设在江阴。因江阴是国防要塞之地,设有大员镇守,可以兼顾紧急军事及其他工作。三年之内,这位大员要对全省8府、3直隶州、2厅所属66州县的考务负责,他要主持两次院考(一次科考、一次岁考)。学政抵临某地时,有关考试随员同行,都是坐民船,有时先到泰州,考扬州府所属8县的考生,后到通州直隶州,考通(州)、海(门)、如(皋)、泰(兴)的考生。也有的时候先通(州)后泰(州)。考试前,学政坐在暖阁里。州县学官侍立两侧。同时各廪生与唱名人员恭候待命。考试开始,每唱一考生名字发给一份考卷。廪生随即呼应“×××保”。考生才能接卷按号入座应试。考试内容大多来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通州(含海门)、如皋、泰兴等州县先后分期进行院考,考题不同。考试的结果,看所写八股文的优劣,参考经史、时务和试帖诗,择优录取。各州县录取名额,参考每年对国家缴纳的赋税多寡而定。如遇到皇室喜庆恩诏可多录取部分名额。

乡试以农历子、卯、午、酉年的中秋节前在全国各省的省会举行(南京的江南贡院为安徽、江苏两省合用的一个考场)。“解元”为两省轮流“获隽”)。会试以农历丑、辰、未、戌年在京城举行。会试考中者待命进紫禁城接受殿试。清初在天安门太和殿,乾隆时至光绪时在保和殿居多,间或也在“正大光明殿”举行。



南通特别区第十一次联合协议会合影,1944年

南通老照片

海陵旧话

耿林莽早期新诗的发现(下)

□彭伟

相比《如皋日报》,上海《诗歌丛刊》的影响大多了。此刊的作者包括臧克家、邹荻帆、丁景唐等知名诗人。耿林莽诗作刊出两首,署名均为“耿林莽”。耿先生解释,早前在如皋等地发表作品,署名“林莽”,待到上海发表诗作,竟然遇到同名诗人,又缘母亲姓耿,才将署名改为“耿林莽”。

1945年5月15日,《诗歌丛刊》(第二辑)刊出耿作《串场河》:

串场河
你是一条诗意的河流
你是一个多情的
流浪的歌手
永远弹奏那支
使我神往而又伤情的歌
轻轻唤起我的乡愁

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些明朗而清新的
年青的日子
我曾一次又一次地
在你长满芦苇的两岸
行吟着归去
海洋的清风
自由而辽阔地
洗拂过你的河沿
洗拂过我
用铿锵而年青的声音
向你唱出的
沸腾的诗篇

在那咸味的
青春的风里
田野呼吸着
大地呼吸着
人们辛勤地
以污泥的劳动的手
不停地工作

而我 便在那些润湿的
春天的日子
踏上你两岸
赭黑而丰腴的土壤
在你无休的风浪
喃喃着梦幻的呓语
我也幻想着自由的
蓝色的海滩
那些青青的鸟子
漂浮着
遥远又遥远
画板的地平线上

呵呵 你的眼泪一般晶莹
青碧的流水耀闪我的梦寐
串场河
在你的两岸吟着
我的诗篇里从来是
满溢着铿锵的热情
我怀着孩子的喜悦
青春的渴望

呵呵 那些湿润的春天的日子
使我伤情而又神往

查阅《如皋县志》,串场河,位于如皋掘港(今属如东)镇至丁堰镇之间,属于如泰运河的一部分。1938年,日军侵犯如皋,耿林莽避居乡间,故而对于串场河两岸的田园风光,印象深刻。人在异乡,他通过描写串场河景物,抒发乡思,憧憬未来。

1945年9月1日,《诗歌丛刊》(第三辑)又刊出耿作《流离》:

我已不能清晰记忆起
廿年寂寞无声地逝去
风雨里漂泊过
依稀古城迟暮的影子
模糊了,那盏
家园矮檐下恍惚的风灯

慈母窗前安详的笑语

今夜,在这贫寒北方的冰地
我是如何哀伤日子的流离
廿年,孤独地漂航过
没有笑,没有亲切的友谊
我的怀念在南方
然而,如其忧伤的
我不能归去

此作比《串场河》更为现实,直言不讳地道出

心中久久不能平息的乡愁。《流离》《串场河》同样

写于徐州,可谓《如皋日报》那批诗作的延续——

“真实反映诗人当时的生活情况”与心中波澜。

《流离》《串场河》在沪刊出,源自马博良先生慧眼识珠。2018年12月30日,耿林莽致信笔者:《诗歌丛刊》,我已没有一点印象,当时我在徐州,只和上海《文潮》月刊编辑马博良有联系,在他编的刊物上发诗。(诗作)有可能寄给他,他转过去的。马博良当时是圣约翰大学学生。

华侨马博良,祖籍广东中山,笔名马朗,编辑、小说家、诗人,幼居澳门,后迁上海,办刊写文。《文潮》月刊的创办人,就是青年人马博良。他编辑《文潮》月刊的宗旨之一,就是扶持思想“左倾”的青年作者。《文潮》连载青年作家丁谛(即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吴调公)的小说《文苑志》(堪称《儒林新史》),讽刺现实,遭到当局查封。(温雅红《马博良与四十年代上海文坛》)

1945年3月,《文潮》停刊,留下大量积稿。时逢4月《诗歌丛刊》创刊,主办者又来自圣约翰大学,即马博良的校友,于是不少《文潮》余稿进入新刊,合情合理。笔者查阅作者名单,除去耿林莽与马博良本人,《文潮》《诗歌丛刊》的共同作者还有麦耶、司马琴、宇文洪亮、唐汶、司徒轲、田妮等人。《文潮》老作者几乎占去《诗歌丛刊》的“半壁江山”。这应不是巧合。因此,耿林莽应当感谢马博良,他真是一位负责的刊物编辑。

送喜蛋

□管劲丞

生了小孩子,特别是头生子,南通地区一直有送喜蛋的风俗。蛋是用颜料染红的,所以又称“红蛋”。南通习惯用鸭蛋不用鸡蛋,邻县如皋则用鸡蛋不用鸭蛋。

人家送喜蛋,照例是成单不成双,大概心理上怕生双胞胎,于是忌讳用双数。送喜蛋意在报喜,主要是报到产妇的娘家去,送去的数目也就特别多些。染蛋分送的人家,经济情况一般较好,在这件欢喜事上,总要显得富裕些,为此,送到产妇娘家去的蛋常是四十九个,也多到九十九个的。此外的分送,要看分际和交情,一般送九个,最少也得送三

个,亲族众多、交游广阔之家,总共可能染上几百成千的。

接受了人家喜蛋的,常是根据喜蛋数目和双方的分际、交情回送一些礼品,于是有所谓看产妇,嘴说是看,其实是给产妇送些猪蹄和肚肺等食品,农村主要送的是红糖和油馓子。收了喜蛋,也有不看产妇的,像接受三个的多半可以免此一举,收九个或以上的为了被对方看待在亲厚之列,有的除看产妇之外,还兼送些礼物给新生的小孩子,例如小的鞋帽之类。

喜蛋送到哪里总是受欢迎的,儿童喜欢

它红得别致。希望得子的妇女是喜欢它给她带来的一个新的现实希望。她们都重视所谓抛头蛋,那是在新生儿洗三的时候,曾经收生婆在他头部绕过几绕的一些红蛋,希望得子的为着相信吃了会生儿子,当然格外欢迎这些。而收生婆就硬是更多地讨几个蛋,好让她作为抛头蛋去送人,讨人家的喜欢。

人家送喜蛋,一般在洗三之后,而对产妇娘家报喜,却是一经分娩,便有所表示。习惯是用两盂放着去壳白鸡蛋的米粥送过去,这粥,被称为“毛米粥”。有人以为毛米粥当即糜粥的衍音,很可能是这样。

旧文新刊